

##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諷一

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

程季明

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：「平生三伏時，道路無行車，閉門避暑臥，出入不相過。今代愚癡子，觸熱到人家；主人聞客來，嘔噀奈此何。謂當起行去，安坐正咨嗟，所說無一急，杳杳吟何多？搖扇腕中疼，流汗正滂沱。莫謂為小事，亦是人一瑕。傳誠諸朋友，熱行宜見呵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諸葛恪

吳主引蜀使費禕飲，使諸葛恪監酒。恪以馬鞭拍禕背，甚痛。禕啟吳主曰：「蜀丞相比之周公，都護君侯比之孔子；今有一兒，執鞭之士。」恪啟曰：「君至大國，傲慢天常；以鞭拍之，於義何傷？」眾皆大笑。又諸葛瑾為豫州，語別駕向台，曰：「小兒知談，卿可與語。」北往詣恪，不相見。後張昭坐中相遇，別駕呼恪：「咄，郎君！」恪因嘲曰：「豫州亂矣，何咄之有！」答曰：「君聖臣賢，未聞有亂。」恪復云：「昔唐堯在上，四凶在下。」答曰：「豈唯四凶，亦有丹朱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，明抄本分兩條。吳主引蜀使作出《啟顏錄》。諸葛瑾為豫州作出《世說》）

張湛

晉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。袁山鬆出遊，每好令左右輓歌。時人謂：「張屋下陳屍，袁道上行殯。」（出《世說》）

賀循

晉太傅賀循作吳郡，初不出門。吳中強族輕之，乃題府門：「會稽雞，不能啼。」賀聞，故出行，至門反顧，索筆答之云：「不可啼，殺吳兒。」於是至諸屯及邸閣，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，悉以事言上。遭罪者眾。陸抗時為江陵郡都督，故下自請孫皓，然後得釋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出《世說》）

陸士龍

晉陸士龍、荀鳴鶴，二人未相識。俱會張茂先（明抄本先下有坐張二字），令接語，以並有大才，可勿常談。陸抗手曰：「雲間陸士龍。」荀曰：「日下荀鳴鶴。」陸曰：「既開青天，睹白雉，何不張爾弓，布爾矢？」荀曰：「本謂雲龍駸駸。乃是山鹿野麋。獸微而弩強，是以發遲。」張撫掌大笑而已。（出《世說》）

繁欽

魏繁欽嘲杜巨明曰：「杜伯玄孫字子巨，皇祖虐暴死射之；神明不聽，天地不與；降生之初，狀似時鼠，厥性蠹賊，不文不武；粗記粗略，不能悉舉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劉道真

晉劉道真遭亂，於河側與人牽船，見一老嫗操櫓，道真嘲之曰：「女子何不調機弄杼？因甚傍河操櫓？」女答曰：「丈夫何不跨馬揮鞭？因甚傍河牽船？」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，見一嫗將兩小兒過，並著青衣，嘲之曰：「青羊引雙羔。」婦人曰：「兩豬共一槽。」道真無語以對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祖士言

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，鍾云：「我汝穎之士利如錐，卿燕代之士鈍如槌。」祖曰：「以我鈍槌，打爾利錐。」鍾曰：「自有神錐，不可得打。」祖曰：「既有神錐，亦有神槌。」鍾遂屈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高爽

高爽辯博多才。時劉茜為晉陵令，爽經途詣之，了不相接，爽甚銜之。俄而爽代茜為縣，茜迫迎，贈遺甚厚，悉受之。答書云：「高晉陵自答。」（明抄本自作白）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劉茜餉（餉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晉陵令耳，何關爽事。」稍遷國子助教。孫挹為蘭陵縣，爽又詣之，挹了無故人之懷。爽出從閣下過，取筆題鼓面云：「身有八尺圍，腹無一寸腸，面皮如許厚，被打未遺央。」挹體肥壯，腰帶十圍，故以此激之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徐之才

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，時王欣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王欣姓曰：「王之為字。有言則訕，近犬則狂，加頭足而為馬，施尾角而成羊。」欣無以對。又嘗宴賓客，時盧元明在座，戲弄之才姓云：「卿姓徐字，乃（乃原作刀，據明抄本改）未入人。」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：「安亡為盧，在丘為盧，生男成虜，配馬成驢。」嘲元明二字：「去頭則是兀明，出頸則是無明，減半則是無目，變聲則是無盲。」元明亦無以對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司馬消難

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，宣帝遇之甚厚，以為司空。見朝士皆重學術，積經史，消難切慕之。乃多卷黃紙，加之朱軸，詐為典籍，以矜僚友。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：「黃紙五經。赤軸三史。消難，齊司空子如之子。」（出《談藪》）

馬王

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，馬遂嘲王曰：「王是你，元來本姓二，為你漫走來，將丁釘你鼻。」王曰：「馬是你，元來本姓匡，減你尾子來，背上負王郎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酒肆

隋時，數人入酒肆，味酸且淡，乃共嘲此酒。一人云：「酒，何處漫行來，騰騰失卻西。」諸人問云：「此何義？」答曰：「有水在。」次一人云：「酒，頭似阿濫包頭。」諸人問云：「何因酒得似阿濫包頭？」答曰：「非鶉頭。」又一人云：「酒，向他離得頭，四腳距地也獨宿。」諸人云：「此有何義？」答云：「更無餘義。」諸人共笑云：「此嘲最是無三。」

歸舍作醬，何因此間飲醋來。」眾歡大笑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盧思道

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。已成而思道未就。禮曰：「盧詩何太春日？」思道答曰：「自許編苦疾，嫌他織錦遲。」思道初下武陽入京，內使李德林向思道揖。思道謂人曰：「德林在齊，恒拜思道，今日官高，向雖拜，乃（明抄本乃作仍。）作跪狀。」思道嘗在賓門中立，德林謂之曰：「何不就樹蔭？」思道曰：「熱則熱矣，不能林下立。」思道為《周齊興亡論》，周則武皇宣帝，悉有惡聲；齊高祖太上，咸無善譽。思道嘗謁東宮，東宮謂之曰：「《周齊興亡論》。是卿作不？」思道曰：「是。」東宮曰：「為卿君者，不亦難乎？」思道不能對。隋文帝以徐陵辯捷，無人酬對，深以為恥。乃訪朝官：「誰可對使？」當時舉思道，文帝甚喜。即詔對南使，朝官俱往。徐陵遙見思道最小，笑曰：「此公甚小。」思道遙應曰：「以公小（小字原缺，據敦煌本啟顏錄補）臣，不勞長者。」須臾坐定，徐陵謂思道曰：「昔殷遷頑人，本居茲邑，今存並是其人。」思道應聲笑曰：「昔永嘉南渡，盡居江左，今之存者，唯君一人。」眾皆大笑。徐陵無以對。又隋令思道聘陳，陳主敕在路諸處，不得共語，致令失機。思道既渡江，過一寺，諸僧與思道設，亦不敢有言，只供索飲食而已。於是索蜜浸益智，勸思道嘗之。思道笑曰：「法師久服無故，何勞以此勸人？」僧即違敕，失機且懼。思道至陳，手執國信，（信原作主，據敦煌本啟顏錄改）陳主既見思道，因用《觀世音經》語弄思道曰：「是何商人，齎持重寶？」思道應聲，還以《觀世音經》，報曰：「忽遇惡風，漂墮羅刹鬼國。」陳主大慚，遂無以對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李愔

魏高祖山陵既就，詔令魏收、祖孝徽、劉逖、盧思道等，各作輓歌詞十首。尚書令楊遵彥詮之，魏收四首，祖劉各二首被用，而思道獨取八首，故時人號八詠盧郎。思道嘗在魏收席，舉酒勸劉逖。收曰：「盧八勸劉二邪？」中書郎趙郡李愔，亦戲之曰：「盧八問訊劉二。」逖銜之。及愔後坐事被鞭撲，逖戲之曰：「高槌兩下，熟鞭一百，何如言問訊劉二時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薛道衡

隋薛道衡為聘南使，南朝無問道俗，但機辯者，即方便引道衡見之。一僧甚辯捷，令於寺上佛堂中讀《法華經》，將道衡向寺禮拜。至佛堂門，僧大引聲讀《法華經》云：「鳩槃荼鬼，今在門外。」道衡即應聲還以《法華經》。答曰：「毗舍闍鬼，乃在其中。」僧徒愧服，更無以報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解嘲

隋末，劉黑闥據有數州，縱其威虐，合意者厚加賞賜，違意者即被屠割。嘗閒暇，訪得解嘲人。召入庭前立，須臾，水惡鳥飛過，命嘲之。即云：「水惡鳥，頭如鑿杓尾如鑿，河裡搦魚無僻錯。」大悅。又令嘲駱駝，嘲曰：「駱駝，項曲綠，蹄被（敦煌本《啟顏錄》被作波，明抄本作坡）他，負物多。」因大笑，賜絹五十匹。拜畢，左膊上負絹走出，未至戟門，倒臥不起。黑闥令問：「何意倒地？」答云：「為是偏簷。」更命五十屯綿，置右膊將去，令明更來。及還村，路逢一知識，問云：「在何處得此綿絹？」具說其事。乃乞誦此嘲語，並問倒地之由。大喜而歸，語其婦曰：「我明日定得綿絹。」及曉（曉原作晚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即詣門，言：「極善解嘲。」黑闥大喜，令引之。適尾一獼猴在庭，命嘲之。即曰：「獼猴，頭如（如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鑿杓尾如鑿，河裡搦魚無僻錯。」黑闥已怪，猶未之責。又一鴟飛度，復令嘲之。又云：「老鴟，項曲綠，蹄被他，負物多。」於是大怒，令割一耳。走出至庭，又即倒地。令問之，又云：偏簷。「復令割一耳。還家，婦迎問綿絹何？答曰：」綿絹，割兩耳，只有面。「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## 辛亶

隋辛亶為吏部侍郎，選人為之榜，略曰：「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裡銜恨先生，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：當今天子聖明，群僚用命。外拓四方，內齊七政。而子位處權衡，職當水鏡。居進退之首，握褒貶之柄，理應識是識非，知滯知微，使無才者泥伏，有用者雲飛。奈何屍祿素餐，濫處上官，黜陟失所，選補傷殘。小人在位，君子駁彈，莫不代子戰灼，而子獨何以安？辛亶曰：百姓之子，萬國之人，不可皆識。誰厚誰親？為桀賞者，不可不喜；被堯責者，寧有不嗔？得官者見喜，失官者見疾。細而論之，非亶之失。先生曰：是何疾歟？是何疾歟？不識何不訪其名，官少何不簡其精，細尋狀跡，足識法家；細尋判驗，足識文華。寧不知石中出玉、黃金出沙？量子之才，度子之智，祇可投之四裔，以御魑魅。怨嗟不少，實傷和氣。亶再拜而謝曰：幸蒙先生見責，實覺多違。謹當刮肌貫骨，改過懲非。請先生縱亶自修，舍亶之罰，如更有違，甘從斧鉞。先生曰：」如子之輩，車載斗量，朝庭多少（明抄本少作人），立須相代。那得久曠天官，待子自作？急去急去，不得久住！喚取師巫，卻行無處。亶掩泣而言曰：罪過自招，自滅自消，豈敢更將面目，來污聖朝。先生曳杖而歌曰：辛亶去，吏部明。開賢路，遇太平。今年定知不可得，後歲依期更入京。「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牛弘

隋牛弘為吏部尚書。有選人馬敞者，形貌最陋。弘輕之，側臥食果子，嘲敞曰：「嘗聞扶風馬，謂言天上下。今見扶風馬，得驢亦不假。」敞應聲曰：「嘗聞隴西牛，千石不用鈎。今見隴西牛，臥地打草頭。」弘驚起，遂與官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侯白

陳朝嘗令人聘隋，不知其使機辯深淺，乃密令侯白變形貌，著故弊衣，為賤人供承。客謂是微賤，甚輕之，乃傍臥放氣與之言。白心頗不平。問白曰：「汝國馬價貴賤？」報云：「馬有數等，貴賤不同：若從伎倆，筋腳好。形容不惡，堪得乘騎者，值二十千已上；若形容粗壯，雖無伎倆，堪馱物，值四五千已上；若彌（音卜結反）尾燥蹄，絕無伎倆，傍臥放氣，一錢不值。」使者大驚，問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愧謝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